

第一章 新搬來的人家

三月的新雨悄無聲息落下，晨光微熹，大倉胡同還沉浸在睡夢之中。

一陣極細微的車轆轆聲傳來，惹得幾家看門狗吠了幾聲。

黑暗裡，林威頓時睜開了眼睛，長年的訓練讓他養成了一絲細微之音也不放過的機警，他掀開被子坐了起來，身上的衣服依舊平平整整，靠近窗戶，從雕花窗櫺空隙往外看去。

他所住的是一棟二層小樓，後面正對著一座荒蕪了許久的破落院子，從他的角度望過去，小院裡的一切都一覽無餘。

此刻，這座沉寂了幾年的四合院終於迎來了一縷人煙。

大門口，一輛四輪騾車停在石墩子旁，從車上下來四個人，因天色未明，林威看得並不真切，只聽見一個清脆的少女聲響起——

「爹，咱先把炕上收拾出來，讓娘帶著豆寶去歇歇，褥子都在最底下的箱籠裡。」湯小滿輕輕一躍跳下了車板，小小的身影往廂房去了，「我去灶上拾掇拾掇，弄些熱湯水來墊墊肚子。」

湯大勺扶著一名婦人跨過門檻，她的肩上趴著一個睡得迷迷糊糊的小童。

婦人走到院子裡，望著屋瓦不全的房舍，歎了口氣，嘟囔道：「這也太破了，還不如咱鄉下的老房子。」

湯大勺難為情地摸摸後腦杓，低聲說道：「孩兒他娘，委屈妳了，等過會子天兒亮了，我就上房去修補修補。」

豆寶的娘搖搖頭，把懷裡的小人兒往上顛了顛，跨進了屋裡，「罷了，先把灰掃一掃，這些天的雨有一陣沒一陣的，澇不了。」

小院重新歸於平靜，對面閣樓裡的林威收回了目光，黑暗中，他英氣的眉毛擠出了幾道皺褶。

他在這裡住了三年，從到這兒的第一天起，後頭的這座院子就一直鎖著，平時也少有人到這一帶來，而從剛剛寥寥幾語中他得到了不少訊息。

這新來的是一家子，口音是本地鄉里人，卻不是這間屋子的原主人，看樣子要常住下去了。

這讓他感到一絲麻煩，他不喜歡嘈雜，也不喜歡突如其來的變化。

上輩子他一生都活在煉獄中，在槍林彈雨裡撿回了一條命，卻也落下了嚴重的戰爭創傷後遺症——只要有人靠近十步之內，便會不由自主地全身警覺，更不能忍受別人觸碰他的身體，尤其是脆弱的命門。

林威重新躺回到床上，耳邊不時傳來小院裡稀稀拉拉的說話聲，還有少女開朗的笑聲，陽光漸漸爬進窗格，灑在了他的眼睫上。

睡不成了。

他一個挺身坐起，扭扭脖子，離開床沿，換了一身白日穿的常服，便去附近的林子裡練習拳腳。

後面的小院裡頭，湯小滿把鍋刷乾淨，從木頭堆裡挑了幾根柴，勉強燒了一壺熱水。柴火裡一股子霉味，她皺著眉推開窗戶散散味兒，包袱裡還有幾顆硬窩窩頭，

豆寶啃不動，她都掰碎了放進鍋裡煮成糊糊。

這邊屋裡剛把豆寶娘兒倆安頓好，湯大勺打了一瓢水灑掃屋子。

豆寶娘見狀，下了炕，接過他手裡的抹布道：「這些不用你忙活，先把錢拿出來，等開了市，就和小滿去把糧油置辦齊了。」

「錢都是小滿貼身收著的，她肯定都點好了。」湯大勺把手裡的瓢遞了過去，就去院子裡轉悠起來。

湯小滿捧著一大碗麵糊湯進了屋，放在缺了一角的小炕桌上，摸了摸耳朵說：「這裡的柴都不能用了，我見這附近有個小林子，待會兒去拾點乾柴回來。」她又從貼身的小荷包裡摸出一對銀耳墜來，交給豆寶娘，「這墜子收好，這會子已經進了城，應該是沒有大兵眼饞了。」

豆寶娘接過耳墜，沒有戴到耳朵上，而是收進了袖袋裡，「幸虧妳機靈，過關的時候把它摸了下來，否則就要被守城兵收去了。妳瞧見咱們前面趕路的那家子沒，胳膊上的金鐲子都被扣下了，嘖嘖，這些爛口瘡的吸血蟲……」

湯小滿把剩下的銀子和銅板分開裝滿荷包，全都收進壁櫃裡，「這一路不過百多里，咱們就遇上三個關卡，過路費一關比一關抽得狠，填進去的就有二兩多。」豆寶娘聽見這個數目一陣心疼，又罵了幾句，才把湯大勺叫進來，三人對著小桌喝光了麵糊湯。

飯畢，豆寶娘收了碗筷，湯小滿望了一眼窩在炕上的弟弟，見他胖嘟嘟的小臉睡得通紅，忍不住捏了捏。

新屋子還有不少地方要修整，一時無人照看弟弟，她於是拿出幾件厚棉襖墊在炕沿，防止他摔下床去。

最後她從屋子角落找到一只竹箊子，拍淨灰塵，夾在胳膊彎裡，和爹娘打了聲招呼便出了門。

早上來時，她記得小林子就在東邊，剛好屋後有條小道通往那裡。

太陽已經升起，葉子上的露珠都乾了。

這一帶住戶少，拾柴的也少，湯小滿低頭撿乾柴，很快就裝滿了半個箊子。

轉過一間破草棚子，聽見響起幾下撞擊聲，湯小滿抬起頭，只見一個人影在不遠處比劃拳腳。

幾人合抱那樣粗的樹幹被打得陣陣發顫，那人的手腳快得幾乎看不清動作，只是一個撲躡，就飛出了十多尺遠，快得像道閃電似的。

湯小滿看得目瞪口呆，佇立在原地一動不動。她沒讀過多少書，滿腦子想的是說書先生嘴裡的「神龍擺尾，瀟灑如風」。

林威在湯小滿剛一露面時就發現了她，一個旋身收回招式，立在原地運了運氣，冷冷地看著她。

她被他的眼神盯得有些發涼，緊張得一不小心折斷了手裡的柴枝，結巴著小聲道：「少、少俠好功夫。」

林威沒有搭理，隨手抹了一把臉上的汗珠，轉身離開了。

湯小滿望著他矯健的身影，撫了撫緊張跳動的心，這人方才的眼神真可怕，冷冷

的，像冰錐子戳進人的心裡。

林威回到閣樓裡，光線頓時暗淡不少，他將窗戶掀開一條縫通風，目光不由自主落在了後面的小院裡。

煙囪裡冒出縷縷白煙，一個兩、三歲的小童蹲在地上玩泥巴，男人和了泥補牆，院子裡曬滿了細軟，原本死氣沉沉的宅子突然鮮活了起來。

一道纖細的身影進入他的眼簾，是剛才的那個少女，正捧著簸箕緩緩歸來。

她將手裡的東西交給了婦人，接過婦人遞來的熱茶咕嚕嚕喝了個飽，之後抽出手帕抹抹嘴，把地上的小童抱進懷裡，輕言軟語逗了一會兒。

小童把髒兮兮的手抹在她的衣服上，惹來一通笑罵。

林威合上窗戶，背抵著牆上出神。

這家人看上去並無異常，但多年的訓練讓他養成了謹慎的性格。越是平凡的人物往往越出人意料，對於這一家的底細，他還得仔細觀察。

院子裡，湯大勺揮了揮身上的灰，把手洗淨，對著湯小滿道：「丫頭，收拾幾吊錢，去市集裡逛逛。」

父女倆一道出發，很快就到了市集，市集裡人聲鼎沸，做生意的、趕工的、採買的都擠在一起，湯小滿緊緊抓著老爹的胳膊，才沒被人群擠散。

湯大勺肩上背著米袋，手裡拎著簍子，擠開人群給自家姑娘開道。「再去買只手錘，家裡有現成的爐子，等訂的鐵石到了，鋪子就能置辦起來了。」

從鄉下搬到城裡，總得有個營生，湯大勺打算幹回自己的老本行——打鐵，當初也是看中這個屋子有現成的烘爐、風箱等一應物事才決定置辦下來的，為此花去了大半積蓄，連家裡的地都賣了。

賣地也是無奈之舉，自打北邊韃子入侵以來，整個大惠朝就散了，如今北方正打得火熱，南方也不太平，稱王稱霸的人物流水似的變換。今天來一隊王將軍的兵，明天來幾匹李大帥的馬，把鄉里攪得雞犬不寧，城裡好歹還有舊朝官府把守著，這些散兵遊騎不敢欺到頭上來。

「這一趟折騰下來，咱們只剩不到三十兩銀子了，可得緊著些用。」湯小滿在老爹的耳朵邊小聲說，把胳膊彎裡的菜籃子提了提，「我瞧院後頭有一塊地荒著，趕明兒種些菜頭，再搭個棚子養雞。」

他們買的這個小院子雖然破落，可地方極大，若不是怕糟蹋，連豬圈都能蓋起來。湯小滿也是十四年來第一次進城，瞧見什麼都覺得新鮮，有那攤子前頭圍得水泄不通的也會停下腳看一會兒，可她將手裡的錢袋子捏得緊緊的，一個銅板也不亂花，遇上要買的東西，還能還上幾個大子兒。

也是她自己腦子機靈，能拿捏得住錢，所以家裡的帳都歸她管。

以前是豆寶娘管錢，可自打她生了豆寶後，記性就不太好了，弄錯過幾次帳目賠了不少，只好把「錢糧大權」交給女兒了。

湯小滿逛了幾條街，把東西都採辦齊全了，湯大勺去鹽鐵行打探行情，一時半會兒回不來，她就坐在一處茶鋪門口等著。

茶葉渣泡的水略有些茶味兒，兩個銅板一大碗公，能喝到肚子飽，饒是這樣她也

嫌貴。城裡的物什樣樣昂貴，在鄉里田間，一個銅板就能買上一大壺了。她從荷包裡摸出一把瓜子，就著茶水邊嗑邊消遣，琢磨著家裡還能添些什麼進項。以前在鄉下，她會把自家地裡出產的瓜菜醃了，拿到市集上去賣，一個月也能添補幾十銅板，可在城裡兩眼一抹黑，全然找不到門路。正出神間，店裡進來一高大身影，立即吸引了她的目光。

林威邁進茶鋪時就感到一道目光追隨著自己，餘光一掃，發現了坐在角落的少女，不動聲色低垂了目光，眉頭幾不可察地皺了皺。

同往常一樣，他坐在角落獨自喝茶。這裡生意興隆，茶客們都只顧自個兒消遣，鮮少有人注意到他。

除了對面那個一臉好奇的少女。

湯小滿忍不住盯著前面這個身穿藏青短打的男子瞧。這件衣服和那些莽漢身上的不同，料子雖普通樣式卻精簡，袖口打了褶，腰身更瘦些，穿在身上十分精神。他相貌冷峻，不怒自威，就是戲文裡大俠該有的模樣。可奇怪的是，他通身的氣派卻一點兒也不張揚，若不是早上在林子裡驚鴻一瞥，這會兒扎在人堆裡也不顯眼。

湯小滿總覺哪裡不對，因想得太入神沒有注意到對面之人的臉色變得更冷了。直到她喝了一嘴茶渣子才回過神來，自覺這麼盯著人家看怪不好的，趕忙低下頭把茶沫子吐了。

不多會兒又進來一名佝僂著背的男子，唇上兩撇八字鬚，一臉滑頭相，和店家似是老相識，茶小二嘴裡不停招呼他「尤滑子」。

尤滑子大刺刺坐到林威桌子邊，瞅著他吹了一聲口哨，「兄弟，最近哪兒發財呢？」林威面無表情，把手裡的空茶杯倒過來覆在桌面上，波瀾不驚道：「在王員外家打短工。」

尤滑子咂咂嘴，嘟囔一句，「還是這副死樣子。」而後從懷裡掏出一只信封放在桌上，手指叩了叩桌面，「喏，你家婆娘捎來的信。」

林威沒有接過，盯著信封看了一會兒，而後不緊不慢地抓起尤滑子的衣袖，把信封上的汗漬擦去了。

「嘿！」尤滑子像炮仗被點著了似的，擡起袖子，剛握成拳，望見林威的眼神又立即洩了氣兒，一臉討好地替他擦起了信封，「是我怠慢了，嘿嘿，兄弟您隨意，發財的時候別忘了小弟……」

林威沒有多廢話，丟下一塊碎銀起身，臨出門前望了湯小滿一眼，才大步流星地離開。

尤滑子把碎銀收進袖籠裡，丟下幾個銅板。

林威回到閣樓裡，拆開剛得的信，紙上密密麻麻寫著清秀小楷，抬頭一句——夫君親啟。

底下都是些家長裡短的話，林威沒有多看，逕自走到燭檯前，把信箋放在火上烘了片刻，紙上原本留白的地方突然多出了幾行小字，林威仔細讀了之後便將信紙

點燃了。

湯小滿把頭埋得低低的，還在為他剛才的一瞥感到心悸。她是個不懂規矩的鄉下丫頭，也知道惹得那人不快了，他臨走前的那一眼就是警告。

湯小滿年紀雖小，可比起旁的田間野丫頭還是有些見識的，只因豆寶娘梳的一手好頭，十里八鄉辦喜事都要請她去做梳頭娘子，湯小滿打小就跟著娘走鄉訪里，形形色色的人物見過不少，就是幾個鄉紳老爺家她都去過。等到再大些能幫著家裡算帳了，她大伯還手把手地教過她認字。

她懂看人眼色，也懂城裡鄉下富貴雲泥，暗自提醒自己初來乍到一定要謹言慎行，那人明顯不喜自己，下次再遇到可得躲著點兒了。

父女倆回到家時，豆寶娘已經熱好了灶，就等著米麵下鍋。

湯小滿拿著小簸箕裝了米，坐在院門口挑裡面的石子兒。

豆寶娘抓起一把米又抖落下，擰緊了眉嘖嘖兩聲，「這城裡生意人就是奸，一把米能撿出五六個石子兒，哪像咱們莊裡人實在，從不做這缺斤少兩的勾當。」

湯大勺也湊了過來，搓了搓白花花米道：「這家算厚道的，還有些糧鋪的穀子摻了紅眼麥子，這些把戲哪能瞞得過咱莊稼人的眼。」

湯小滿把揀好的米遞給豆寶娘，又去把曬著的褥子翻了個面。見豆寶在荒地上拔草玩，她走過去從後頭將他抱起，蹲下身讓他坐在自己的腿上，逗他，「今兒個搬新家，咱吃一頓白乾飯你高不高興呀？」

豆寶肉乎乎的小臉綻開了笑容，摟著姊姊親親熱熱的叫，湯小滿也跟著笑，甫一抬頭時，看見對面小樓的窗戶哐噠一聲合上了。

入夜後又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，破了洞的窗戶板還沒補好，雨星子都落了進來。湯小滿和弟弟睡一間屋，豆寶靠裡睡，雨水都砸到了他的臉上，紅嫩嫩的小臉不耐煩地皺成一團。湯小滿忍著睏勁兒，把睡得深沉的豆寶挪了個地方，起身去廚灶上找到一塊鍋蓋板，準備擱在窗戶外擋雨。

她打著哈欠看了看天，突然一個黑影從眼前掠過，驚得她一哆嗦全醒了。

她剛才似乎看見一個人影在屋簷上飛過，眨眼間就進了對面的小樓，可一點兒聲音也沒有，這不禁讓她又懷疑是自己眼花了。

湯小滿心裡怵怵的，打小那些神怪故事可沒少聽，這會兒想起總覺得格外可怕。她搓了搓寒毛立起的胳膊，悶著頭躲回屋裡去了。

小樓裡，林威靠在牆壁上一動不動，等對面的女孩進了屋，才悄悄把窗戶關好。這趟走活不大順利，對方也是個練家子，自己的肩膀和大腿都受了傷，恐怕得將養十天半個月的，好在東西拿到了，也算得以交差。

他把肩上的包袱卸下，東西擱在桌上發出一陣叮噹響，似是鐵器撞擊的聲音。

他解開衣服，露出精壯的軀體，肩膀上的傷口觸目驚心，血水模糊一片，他咬緊牙關，眼睛眨都沒眨就給自己包紮好了。

髒衣服隨意地散落在地上，血腥氣漸漸散開，他實在睏極了，顧不上打理，倒頭就睡了囫圇。被窩有些冷硬，他睡得並不舒服，不過這些年也習慣了，翻了個身繼續睡。

湯小滿早起後站在小院裡，邊喝粥邊盯著對面小樓看，總覺得昨晚看到的黑影不是錯覺，肯定是有什麼東西竄進去了。

那扇窗戶自打湯家搬來就沒打開過，晚上也不見有燭光，因此她只當那裡沒人住，可昨日白天和夜裡都有過動靜，這就讓她大感困惑。

越是神祕就越是讓人好奇，湯小滿發現自己似乎養成了動不動就抬頭看向對面窗戶的習慣，彷彿下一刻就有人推開來似的，可大半個時辰過去了，那裡一點兒動靜也沒有。

林威因身上落了傷便沒去小樹林練拳，他把昨天的血衣收進籃子裡，帶到廚房去。灶上已經熱好了飯菜，兩顆白麵饅頭、一碗鹹菜粥，他拿了顆饅頭叼在嘴裡，把髒汗的血衣一把丟進灶裡燒了。

正吃飯間，後面小院傳來娃娃哭鬧的聲音，林威手裡的動作一頓，他不想錯過一絲線索，便放下碗筷往樓上走去。

回到自己屋裡，他循著聲走到窗戶邊，悄悄掀開一條縫。

只見隔壁這戶人家的小兒子正在抹眼淚嚎啕大哭，而他的姊姊，似乎是叫小滿的，正蹲在他的面前，替他揉著被撞疼的腦門兒，嘴裡發出既心疼又溫柔的哼唧聲，小傢伙立即抱住姊姊撒嬌。

少女正在哄弟弟，突然像是感知有人窺視一般，扭過頭朝小樓的方向望了一眼。林威微驚，立即向後退了一步。

許久不執行偵察任務，隱蔽的功夫竟然退步了許多，連一個女孩都能發現他的存在了。

他背靠在牆上歪過頭去，陽光透過窗紗灑在臉上，勾勒出英挺的五官線條，一面溫溫的，另一面掩入陰涼的黑暗中。

湯小滿總有種被人盯上的感覺，她也鬧不清這種奇怪的想法是哪兒來的，可能是昨晚被黑影嚇到了，她眨眨眼睛，把胡思亂想的念頭壓了下去。

屋舍都修補得差不多了，新瓦鋪了上去，破門板、破窗戶也補好了，就連封存許久的烘爐也清理得乾乾淨淨，湯大勺樂呵呵地摸著爐壁，直說這是個好傢伙，比鄉下的爐子更講究，能打出精鐵來。

湯小滿見屋裡沒什麼事了，便去後院打理荒地，她是個閒不下來的性子，總想著給自個兒找些事情做。

雜草長得有半腰高，好好的地都貧了，她利索地割草犁地，心想著種上兩年豆子，保不齊還能肥回來。這塊地不小，足有三分，自家吃菜是綽綽有餘了，牆角還有棵櫻桃樹，現如今正是時令，結了不少紅果子。

她隨手摘了一把，拿到前頭去哄弟弟，豆寶見了抓起一顆就往嘴裡送，被她攔下了。

她細心地把核都摳出來才給他吃，「爹娘，後頭的櫻桃不錯，我想摘些去送鄰居，咱們搬來還沒跟人家打過招呼呢。」

豆寶娘覺得女兒會做人，拿了一只大籬筐給她，還囑咐她給自己留一些。

爹娘都不愛吃這些酸甜的，她便只給自家留了一小碗，剩下的都用寬葉子分包裹好，這附近住戶少，不出十戶人家，每家送上一包，多少是點心意。

她面嫩嘴甜，記性又好，出去晃一圈，和左鄰右舍嘮嗑一會兒，就大概瞭解了這一帶的情況，誰家幾口人、做什麼營生、哪裡的雜貨物美價廉，心裡都有了數。有鄰居提醒，她家前面那棟小樓的住戶不好相與，平時還是遠著些好，她都聽進去了，因想著自家剛搬來，總得跟人打個照面，便拎著剩下的櫻桃去敲門。

叩了半天門環也沒人應，湯小滿只當沒人在家，提著竹籃子正要回去，大門突然「吱呀」一聲，打開了一條縫。

門後露出一張皺巴巴的老臉，黃濁的眼球四下轉了轉，才將視線落在湯小滿的身上。

湯小滿有些局促地笑了笑，彎了腰微微笑道：「婆婆您好，我叫小滿，我們家昨兒個剛搬來，就在您家後頭，我爹爹湯大勺是個鐵匠，以後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老婆子不耐煩地揮了揮手，「啊啊」叫喚了兩聲，指指自己的嘴巴和耳朵搖了搖頭，不待她再說些什麼，當著她的面把門關上了。

伸手不打笑臉人，可她偏偏吃了個閉門羹。湯小滿只覺得荒唐，又氣又無奈地笑，打定主意再也不跟這一家子來往了。

湯小滿氣呼呼地離開，老婆子關上門後，一回頭看見二樓走廊站著一個人。

林威憑欄而立，目光在湯小滿的背影上掃了一圈，對著老婆子點了點頭。

第二章 古怪的鄰人

湯小滿回到家後，洗了手，坐在院子裡歇腳。

豆寶捧來一只碗，裡面的櫻桃只剩下淺淺一層了。

「你這個小饞嘴，可把肚子吃撐了？」湯小滿把豆寶拽到自己跟前，揉了揉他的小肚子，「這都是留給阿姊的？」

豆寶睜大眼睛猛地點頭，天真的表情直把她逗樂了，「真乖，我家豆寶知道疼人了。」

「東西都送去了？可有什麼打聽到的？」湯大勺坐在磨石旁，把鈍了的刀具都拿出來磨了。

湯小滿想了想，挑了幾項重要的說：「東巷口的馮家，他家大兒子在武庫所當差，爹爹你有機會多走動走動。」

武庫所是管兵器的，每年耗鐵巨大，如今戰事連年，衙門也開始向民間收鐵器了，如果和武庫所的官差處好關係，對湯大勺這樣的鐵匠來說無疑是條捷徑。

湯大勺顯然也想到了這點，急不可耐地丟下刀子要去拜訪，卻被豆寶娘攔下了。

「急什麼，女兒剛去過，老子就跟著討好，小心讓人笑話，趕明兒安頓好了，置

辦一桌酒菜，再請人過來敘敘也不遲。」

湯小滿笑著看著娘親數落老爹，把剩下的櫻桃用水泡著，歎了口氣接著道：「左鄰右舍都挺客氣的，就是對面那家不清楚什麼狀況，住著個啞婆婆，脾氣不大好……」

湯大勺正心不在焉地聽著，突然手上一痛，「哎喲」驚叫一聲，連忙丟下了手裡的刀，只見他的虎口處被刺破一個大口子，鮮血直往外冒。

豆寶娘和湯小滿都嚇了一跳，連忙圍過去關心他，就連不懂事的豆寶也往爹爹身邊蹭。

閣樓上一直在監視的林威嗤笑一聲，露出複雜的神情。

一個大男人破了點皮而已，至於這麼大驚小怪？他碰了碰自己受傷的肩膀，不想再關注接下來的瑣事了，合上窗戶給自己的傷口換藥。

過了兩日，湯記打鐵鋪終於開辦起來了。

門口點了鞭炮，屋簷上掛起紅燈籠。街坊鄰里間也有人來送禮，都是些油鹽醬醋的小物件，湯家人也沒占了人家便宜，回送了不少鉋子勺子。

湯大勺用料實在，實打實的鐵花一兩不少，當下就有酒樓來訂鍋爐。

湯小滿笑容滿面地招呼客人，「楊嬸子，您賣菜的秤盤子鏽了，這窟窿讓我爹給您補補？劉大叔，您試試這把刀，刀尖往上翹的，切您家燒鵝可不得省許多力氣……」

她的小嘴能說出花兒來，再不時講幾句奉承話，直把七大姑八大姨哄得眉開眼笑，除了會吆喝，她算帳極快且一絲不錯，左鄰右舍都誇她是個能幹的閨女。

一天下來，湯大勺樂呵呵地坐在炕上數銅板，開張第一天就接了十多張單子。

「城裡人出手就是大方，光一家酒樓就訂了三只炒鍋、五個爐子。」

豆寶娘輕輕笑道：「得了吧，你當這些都是大風吹來的？要不是小滿這些天走街串巷拉人情，你個悶嘴葫蘆能造出這麼大的勢？」

湯大勺連連點頭，抓了一把銅板塞進湯小滿手中，「沒錯沒錯兒，我家閨女功勞最大，這些都給妳存私房錢。」

湯小滿嘆喏一聲笑了，把銅板又推了回去，「我要用自會取，往後花錢的地方多著呢。」

湯大勺覺得女兒說的在理，收回了銅板，又摸了兩把，才放回小瓷罈子裡。

院子裡的荒地也總算整出個樣子了，湯小滿用小鋤壟出一道道壟子，泡了點豆子。這塊地雖貧，後面的小樹林裡卻有的是爛樹葉子，都是焐熟的肥，她挑了不少來，劃拉著土疙瘩翻新。

長鐵鍬一下去，磕到個硬物，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響，湯小滿彎腰撥了撥泥土，翻出了許多帶花紋的磚石。

「這都是些啥玩意兒？」她撿起石頭翻來覆去地看，這種花紋瞧上去像龍又像麒麟，怪新奇的。除了這一帶有些散石，其他地方倒也正常，大概是被人隨意丟在這裡的，湯小滿沒當回事，丟到一旁繼續勞作，並盤算著犄角旮旯裡再種些時令瓜菜，到夏天時就能省下一筆開銷了。

湯小滿忙得汗流浹背，身體雖累，心卻滿足，她家祖上都是拱地頭的農戶，只有土地才能讓人感到踏實。

「爹，你得空時搭個瓜架子，我再去牽根絲瓜藤來。」湯小滿揚著脖子，對作坊裡忙碌的湯大勺說。

湯大勺舉著手錘，歪著身子從門口冒出頭說道：「知道了，明兒個就能給妳搭出來。」

林威站在敞開的大門口，望著這一家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有些不忍打擾。

湯小滿眼光一轉，發現自家有客造訪，急忙對湯大勺喊道：「爹，有客來了！」

湯大勺一刻也沒耽誤迎了出去，湯小滿也放下農具跟了過去。

「少俠，原來是您吶。」她有些驚訝，兩次見到這人都冷冰冰的，只當自己得罪了他，沒想到他竟主動上門來。

林威客氣地點點頭，進入打鐵作坊裡，四下望了望，從荷包裡拿出一張紙，說明了自己的來意，「湯師傅，這樣的東西你可能造得出來？」

圖紙上畫著一柄短小的劍，一眼瞧去很普通，與眾不同的是手柄兩旁延伸出兩支弧形的尖刃。

湯大勺仔細琢磨了半晌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倒是不難，只是打算用什麼料？白鐵還是灰鐵？太脆的恐怕不成。」

林威把隨身帶來的包袱抖落開，裡面滾出了幾塊黑鐵石，「就用這個，打兩柄小劍。」

湯大勺在見到鐵塊時立即吃驚地瞪大了眼睛，他拿起一塊湊到眼前察看，嘖嘖稱奇道：「難得難得，竟是一點兒雜質也沒有。」

林威拿出一枚小銀錠子，遞到湯小滿手邊，望著她的眼睛低聲問道：「訂金二兩，取貨時再另付工錢，可夠？」

湯大勺笑盈盈說道：「夠了夠了，不值這麼多，客官怎麼稱呼？」

「鄙人林威。」

「林小哥放心，十日後就能出貨。」

林威面色微微柔和了一些，對著湯家父女拱了拱手便離開了。

湯小滿望著手裡的銀子，困惑地抿了抿唇，「怪了，我一句話沒說，他怎麼知道我管錢的？」

林威耳朵靈，即使已經邁出大門也聽到了這一句咕噥，當下腳步微頓，神情變得嚴肅起來，他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然露出這樣的馬腳。

這次的接觸沒有發現什麼有用的情報，不過這個鐵匠倒是有些見識，一眼就看出鐵石的成色，這讓林威對他們又多了一分警惕。

而後一連多天，林威沒再露面，訂好的貨物提前打出來了，眼看商定的日子一天天近了，湯小滿猶豫著要不要把貨送上門去。

知道了他的姓名，湯小滿也打聽出了一些消息，不過此人太過神祕，就是住了一輩子的老人也只知道他是三年前搬來的，就住在湯家對面的小樓裡，家裡有一個老媽子服侍，其他消息則一概全無。

有人說他不是個正經人，常出入三教九流的地方；也有人說他上頭有人，官府都得給他三分顏色，各種消息五花八門，像戲文裡的故事似的。

不過湯小滿雖然好打聽，可對於說人長短的事卻沒興趣，眼看街坊們說得越來越離譜，乾脆就不再聽了。

在她看來，這些鄰居嘴裡說的恐怕沒幾句真的，都是些捕風捉影的事，沒準兒還沒自己知道的多。上回她在茶鋪裡可都聽見了，他老家還有個娘子，可城裡卻沒人知道他已經成親了。

這些瑣事就像一陣風似的吹過就散了，湯小滿並沒放在心上，現在她的全副心思都放在怎麼把日子過好。

約定的日子到了，林威卻沒來取東西，湯小滿去敲了兩次門都沒人應，只得先替他把東西收好。

這天她在院子裡掃地，外面突然響起一陣敲鑼聲。

「大倉胡同的街坊們都出來吧，大夥兒商量個事兒。」

湯大勺和豆寶娘都出門去瞧，湯小滿也一把抱住弟弟往外走。

敲鑼喊話的是武庫所當差的馮燈明，他站在石階上，手拿一張榜文，對街坊們說道：「如今各路軍閥造反，北邊也不安生，戰事吃緊，年耗過大，所以朝廷發了榜，命咱們民間養馬，十五丁以下養一匹，十六丁以上養兩匹，每兩年交一駒。」此話一出，引得四下怨聲載道，回應的沒幾個，說刺話的倒不少。

街坊們一肚子火都撒了出來，馮燈明臉上掛不住，清了清嗓子高聲安撫道：「各位稍安勿躁，這也不是白養的，每年每戶還能減二成糧草，也是一筆划算買賣不是？」

「呸，黑了心肝的，這點小恩小惠算什麼，還不夠馬駒一個月的嚼用呢。」旁邊的大嬸忍不住罵了起來，氣得脖子通紅。

馮燈明也生了氣，露出官差的威嚴來，「嬸子若是不服，大可以往衙門裡鬧去，說到底這事兒本不該歸我管，我左不過是礙著多年的情分來通個信兒的。」

這一通話壓得人喘不過氣，方才還群情激奮的人們如今一聲也不敢吭了。

馮燈明見大夥兒熄了火，繼續說道：「既然都沒話說了，就來分一分丁口吧。」

湯小滿歎了一口氣，眼看這事是沒有轉圜的餘地了，他家是新戶出不了頭，只能跟在後面乖乖應承。

懷裡的豆寶扭起了身子，小手往後伸似要抓住什麼東西，湯小滿一回頭就看見了站在後面的林威，微微一愣，笑道：「林大哥來啦，我去府上兩次沒找著你。」

林威淡淡嗯了一聲，只說了句「出了趟遠門」便不再出聲了。

豆寶還在扭，伸手要去搆他腰間的玉佩，被湯小滿一把拍下了小手，扁著嘴一臉委屈。

湯小滿頗不好意思地對林威笑，把豆寶放在地上讓他自己撿石子兒玩。

前面分丁戶的人越來越少，到湯家前面一戶剛好滿十五丁，這下就只落下湯家和林威兩家了，若是把他們塞進其他戶裡，那就得多養一匹馬，是以誰也不願意接這個負擔。

「那就……這麼著吧，湯大叔和林兄弟兩家合養一駒。」馮燈明瞧上去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囫圇說。

「哎哎，馮小哥，這可有些不妥了，總不能瞧我們是新來的就欺負人吧。」湯大勺急了，說話也不過腦子了。

這話果然惹惱了馮燈明，他眼一瞪，氣呼呼說道：「誰欺負你了？你可看我玩什麼花樣了？」

這確實算不上欺負，不過是人家老相識抱了團，他們家落了單，自家根基淺也怨不了誰。

豆寶娘扯了扯湯大勺的袖子，在他耳邊悄聲道：「你可別犯糊塗，忘了人家在哪兒當差了？」

馮燈明在武庫所，正是鐵匠們都想走的門路，湯大勺忍了忍，只能自認倒楣了。這事暫且就這麼定下了，從頭到尾林威都沒有說一句話，彷彿全然和他沒關係。湯小滿此刻可顧不上林威的感受，她趕忙走到湯大勺身後，小聲提醒道：「爹，趕早不如趕巧，趁這個空檔趕緊把人請家裡來吃頓酒吧。」

湯大勺心裡還有氣，看了一眼馮燈明，扭著脖子不願說話，直到豆寶娘也推了他一把，才拉下臉甕聲甕氣道：「馮小哥晚上可有空？賞個臉來吃幾杯酒吧。」

馮燈明奇怪地看著他們一家子，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。

豆寶娘聽丈夫這麼沒頭沒腦的，說話不像樣，趕忙打了圓場，「您可別見笑，咱們剛搬來有許多不懂的，正想多跟鄰里走動走動，剛巧家裡得了幾尾河鮮，下酒最好，還有從老家帶來的土酒，也給小哥嘗個鮮。」

馮燈明聽她這麼一說，已經一嘴的口水，喉頭動了動，便哈哈一笑應下了。

湯小滿心裡一陣輕鬆，也跟著翹起了嘴角，她回過頭去找弟弟，就看見豆寶正扯著林威的衣襠不撒手。

林威輕飄飄地看了她一眼，又低下了頭，顯然對眼前的這個小東西沒辦法。

湯小滿又好氣又好笑地走了過去，強行掰開弟弟的手，把自己腕子上的一串珠子褪下來塞給了他。

豆寶好奇，還想從姊姊的胳膊上找東西，他一把將湯小滿的袖子捋起，露出白花一片膀子。

湯小滿臉上微紅，趕緊把袖子放了下來，在豆寶的小屁股上拍了一掌。

林威也不自在地躲開了眼神，轉過身一聲不吭地離開了。

湯家小廚房裡一陣爆香，豆寶娘在灶上掌勺，湯小滿坐在底下摘豆子，院子裡搭著小桌子，湯大勺和馮燈明對坐飲酒。

「小老弟，你說今兒這事我窩不窩火？」湯大勺多喝了兩杯，心裡也藏不住事了，「別家十五丁養一匹，到我這兒就是兩丁單養了，這叫什麼事兒！」

馮燈明喝得臉皮泛紅，也跟著點了點頭，「您確實委屈，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兒，這樣吧，我給您指一條路。」他話說到一半便壓低了聲音，「剩下的那位可是個

有錢的主兒，不在乎多花點銀子，恐怕連牛馬的行情都不明白，你去牲口行打聲招呼，等出錢買馬的時候兩方都得好處。」

湯大勺咂著嘴，過了許久才回過味兒來，一張老臉立刻漲得通紅，「這不是坑人嗎！我老湯雖是莊稼人，可祖祖輩輩都是清白的！」

馮燈明被他臊了個沒臉，放下筷子就要走。

豆寶娘趕忙跑出來救場，「小哥可別聽他胡謔，這人喝了馬溺就不知東南西北了，這會子正醉著呢，你的一片好心孀子清楚，這兒還有小魚鍋子沒上桌呢，快快回去坐著。」

馮燈明被拱了回去，豆寶娘又是布菜又是倒酒的，弄得他一時也不好意思翻臉。湯小滿待在廚房一聲不吭，還在回想著馮燈明方才的話。

第二天一早，湯小滿就把林威訂的小劍裹好，親自送到了前頭。

這回倒是沒多等，略敲了幾下就有人來開門了。

林威站在門後，一臉莫測地望著她。

湯小滿綻開微笑，精精神神地送上貨物，「林大哥，這是你要的小劍，我給您送來了。」

林威四下裡張望了一眼，突然把她拽進了門內，他拿過包袱，捏著劍柄仔細檢查，「這東西可給別人看到過？」

湯小滿神情懵懵的，連連搖頭道：「除了我家裡人，再沒有人見過了。」

林威點了頭，把東西仔細收好，從荷包裡取出一錠小元寶交到了她的手上，「這些可還夠？」

湯小滿深吸一口氣，忙不迭地點頭。

收了錢後，她依舊杵在原地，眼神不住地往林威臉上瞟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林威也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站著，等她接下來的話。

「林大哥，你現在有空嗎？咱們去牲口行把馬駒選了吧，街坊們都要去，我怕晚了就挑不到好的了。」

林威頓了一下，才惜字如金道：「隨妳。」表情依舊沒什麼變化。

得到了準信，湯小滿露出笑容，她一個邁步跨過了門檻，回頭朝林威招了招手。牲口行裡瀰漫著一股騷臭味，驢子、騾馬和耕牛擠滿了柵欄，還有一群外域口音的商人，吆喝著一些不常見的牲口。

湯小滿帶著林威一家家看過來，沒有理會熱情的經紀們，也不看馬問價，就這麼漫無目的地逛著。

林威極有耐心地跟著，並不主動開口，他想看看這丫頭究竟想幹什麼。

晃了半天，湯小滿覺得累了，找了個柱子靠著歇息，她打量了林威一眼，裝作不在意問道：「林大哥，你懂馬嗎？」

林威看著她緊繃的小臉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太嚴肅嚇到她了，便微微一笑，搖了搖頭。

湯小滿像是鬆了一口氣，忍不住翹起嘴角，「那你就聽我的吧，我們鄉里人常跟這些牲口打交道的，以前我家的牛和騾子都是我挑的。」

而後她就眉飛色舞地說起了相馬經，看著她神采飛揚的臉，林威覺得這小丫頭倒是挺有意思。

湯小滿拍拍沾了灰的衣襪繼續往前走，很快，他們到了一家不起眼的牲口行，柵欄外坐著一個小老頭兒。

老頭兒見有客上門，樂悠悠地招呼道：「兩位客人，想看牛還是騾子呀？」

湯小滿揚了揚脖子，瞟了一眼柵欄裡的牲口道：「這不朝廷有令嗎，我們來看看馬駒。」

「有有有，你們可來對了，昨兒晚上剛到的幾匹，不足兩歲，個個毛光水亮，體盤勻稱，您來瞧瞧，可有看得上眼的？」

湯小滿摸了摸一頭雜毛駒子的肚子，又掀開唇看了牙口，腳掌和臀部也沒放過，上上下下仔細查驗了一遍才開口道：「這匹怎麼賣？」

「小娘子好眼力，這匹確實是最優的，不過咱們牲口行的規矩，講暗價妳可會？」

「講暗價」就是買賣雙方把手抄進袖筒裡用指頭講價，湯小滿為難地看了他一眼，她一個姑娘家哪能讓人摸了胳膊去，便擠了擠眼道：「你偷偷報個價就是了。」

「我又不是做見不得人的買賣，做啥要偷偷摸摸的？」老頭兒吹了吹稀稀拉拉的小鬍子，老神在在的說：「報明價有報明價的規矩，一來你們不可還價，二來若是不買，這整個牲口行都不會做你們的生意。」

「這也太霸道了。」湯小滿搖了搖頭，抱起了胳膊不樂意道。

「咱們這一行也算大宗買賣，差價大，總不能隨隨便便讓人知曉自個兒的底價，我今天若是壞了規矩，那可是會讓同行戳脊梁骨的。」

林威顯然也不會講暗價，他在一旁聽了半天，見雙方都不肯讓步，便對老頭道：「直接報個價吧。」

「這位小哥爽快，我也不跟您瞎要價，白銀十二兩，健健壯壯的馬駒就是您的了。」

湯小滿倒抽了一口涼氣，這個價可比鄉下貴多了，兩歲的可沒有超過五兩銀子的，她捏緊了錢袋反悔道：「林大哥，你怎麼不跟我商量一下！」

林威見她緊張的模樣，沒有多說話，直接掏出了兩錠銀子，「不必麻煩了，妳那份就看著給吧。」

整個牲口行的規矩都一樣，湯小滿哪裡肯再讓人宰一頓，既付了錢，便去套好馬，她讓林威牽著走，「林大哥，你到外面等我一會兒，我……我去一趟茅房就來。」

林威拍了拍馬頭，將牠拽走了。

湯小滿躲到角落處，見他的身影走遠了才回到剛才的馬行。

第三章 占人便宜好心虛

「馬經紀，咱們早上可說好了，我幫你做成一筆生意，價錢得五五分。」

馬經紀似笑非笑地望著她，倒不多說廢話，痛快地給了她一角銀子。

湯小滿把銀鏰子掂了掂，卻憤怒地瞪大了眼，「這個數兒不對，得給我六兩才夠！」

「小娘子可別貪心，能拿回四兩已是不少了，一頭上好的駒子難道不值八兩？要不咱把那小哥叫回來說道說道。」

湯小滿嚇得趕緊往回看，見沒有人影才稍稍定了定心，這是她第一次做虧心事，

當下也不敢再耽擱，暗暗咒罵了幾句便往門口跑去。

林威立在道邊，替小馬梳理脊背上的毛，湯小滿跑得氣喘吁吁，討好地湊過去，拉著馬繩一起走了。

行至半道時，她才拿出銀子，猶猶豫豫道：「林大哥，這是我家的份子錢，一共六兩，你回去秤一秤。」

林威木然地接過銀子，並沒有收進荷包裡，只是拿在手中捏了捏。

湯小滿被他看得有些心虛，躲閃著眼神道：「你那兒沒地方養吧，我家院子夠大，搭個馬棚子不費事，要不就留在我家？」她這麼說也是有心補償。

「可以。」林威依舊話不多，點頭應了。

「那每個月的草料錢……」

林威放慢了腳步，漫不經心地在指間把玩著銀子。

湯小滿氣弱，聲音越來越小，一副做了虧心事的樣子。

「馬就放妳家養著，」他一揚手，把銀子又丟了回去，「這些就當是我付的草料錢。」

「當、當真？」湯小滿訝異極了，連舌頭都打了結，「這可是六兩銀子呢。」

「嗯，省得麻煩。」

湯小滿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的人，寧願花錢買清閒，對於勤快慣了的人來說，養馬其實一點兒也不麻煩，而且等馬駒大了，還能替家裡做些活兒，這樣不眨眼地花銷，也不知他平時都是怎麼賺錢的。

湯小滿原本只是想省幾個錢，卻沒想到白得了四兩銀子，此時心裡又怕又得意，生怕被人看出了端倪。

回到大倉胡同，兩人分道揚鑣，湯小滿牽著馬繩慢悠悠往家裡走去，心裡琢磨著該怎麼跟家人說。實話肯定是不能說的，爹爹非打斷她的腿不可，打小到大她還沒跟家裡撒過這麼大的謊，如今想來總覺得忐忑，先前占了便宜的興奮勁兒早就煙消雲散了。

不知不覺就磨蹭到了家門口，院子裡的豆寶娘一眼就看到了她和身後的小馬駒，「喲，哪兒來的馬崽子？妳自個兒去買了？不是讓妳爹得空了去置辦的嗎？」

湯小滿動了動嘴唇，只啾啾地答道：「五、五兩銀子。」

「呀，這般貴，這麼小的牙口四兩五錢就能辦下來了吧。」

「娘，城裡哪樣不貴，你看看這品相難道還差了？」湯小滿不願多說，忙岔開了話題，「快吃飯吧，我餓壞了。」

豆寶娘沒多想，只念叨了兩句「忒貴了」便去廚下炒菜。

湯小滿做賊心虛地望了一眼小樓的窗戶，見沒什麼異樣，呼出了一口氣。

晚上湯大勺回來，見到了小馬駒也歡喜，刷毛餵草，直誇閨女能幹。湯小滿每每聽見這話，雖掛著笑臉，心裡卻更難受了。

湯大勺聽見林威免了他們的份子錢更加高興，止不住地說要請他來家裡吃酒感謝，這可把湯小滿驚了一身冷汗，只得再撒謊道：「林大哥怕麻煩，讓我們養好馬就行了，平時他也不想過問什麼，咱們還是別去打擾，他最近也不得空。」

湯大勺聽了這話就不再多說，高興地又多喝了兩口酒，拿起筷子敲酒杯，咿咿呀呀唱起了老生調。

一頓飯下來，湯小滿只覺得心累，晚上倒在床上時，忍不住雙手合十，念念有詞，盼望著這事兒趕緊過去。

可偏偏天不隨人願，豆寶娘第二天就跟人嘮嗑起這一事。

「你們家馬崽子花了六兩七錢？嘖嘖，這宰得也忒狠了，我們家的只要五兩……妳問哪家買的？我得回去問問我閨女……」

一天下來，街坊們都知道湯家的馬只花了五兩銀子，還有人上門來詢問詳情，湯小滿只好又扯幾個謊去糊弄，心裡更加七上八下，生怕自己的話露了餡兒。

她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只要不被林威聽見，暫時就沒有被拆穿的危險，好在他一連幾天沒露面，估摸著又出遠門了。

這天湯小滿正在春豆餅子，雜草碎沾滿了手，身子熱乎乎的，腦門上也出了一層薄汗。

突然，外面響起了湯大勺興奮的叫喚聲，「哟，林小哥早呀，有些日子沒瞧見您了……」

湯小滿手一抖，丟下手裡的活兒就衝了過去。

林威穿著一襲鴉青色短衫，衣襟微微敞開，露出粉紅的脖子肉，似是剛剛練完拳回來。

湯小滿緊張地笑，拉過湯大勺的手，往家裡走去，「爹，瓜架子搭得不牢，你再修補修補。」

「急啥，我和林小哥有話說，妳自個兒用錘子敲一敲。」湯大勺抽出手，拍拍她的肩膀，回頭道：「林小哥，你上回拿來的精鐵還餘幾兩，這東西稀罕，還是給你帶回去吧。」

林威沒想到他會說這個，不禁露出了訝色，眼神看上去也不那麼冰冷了，「不必了，你們留著自用吧，如今這世道像您這樣的人不多了。」

湯大勺難為情地擺擺手，爽朗一笑道：「這值當什麼，做生意本就該這樣，還沒感謝您對我們家的照顧呢，二兩五錢可不是小數目，您說免就免了……」

湯小滿感到一股熱血衝到了腦子裡，嗡地一下全炸開了……

林威看上去有些懵，愣了片刻才微微歪過頭，淡淡說道：「不客氣。」說完頓了頓，轉身離開了，自始至終都沒有看湯小滿一眼。

林威沒有追究，這件事兒本該就過去了，可湯小滿不但沒覺得慶幸，反而隱隱有些難過。這件事是馮燈明教她的，那位馬經紀是他介紹的，為此湯小滿還一直承著他的情。馮燈明說的對，如今這世道能活多久都是未知，誰不是想盡辦法往自家扒拉點兒，還講什麼仁義？

湯小滿這麼一想，又覺得自己沒錯，可到底在林威面前落了個沒臉，從那天起就更加躲著他了。

林威倒是沒想到自己會上當受騙，這些天他一直監視著湯家人的生活，並未發現什麼異樣，相反他漸漸覺得這一家子相親相愛，互相扶持，是難得勤勞又淳樸的

人，原來只差一點，他就被騙了。

他想起曾經有人對他的八個字評價——身手一流，人情不通。

林威自嘲地笑了笑，大概他這輩子也學不會聰明了。不過既然這小丫頭敢主動招惹他並耍小花樣，看來應該是沒有太大危險的，正失神間，外面走廊響起輕微的腳步聲，林威本能地進入戒備狀態，搶先一步躲到門後頭。

在門被打開的一瞬間，他霹靂出擊，五指如鋼釘，直擊對方面骨。

來人反應也快，慌忙用胳膊去擋，卻慢了一點，直接被指尖頂了出去。

「你瘋了，下這麼重的手！」這人怒不可遏地抬起頭，光潔的腦門上被戳出了幾道青紫印子。

林威一看是相識之人，便收起了架勢，臉上一點兒歉意也沒有，「許大少，我好像提醒過你不要爬牆。」

「我這不是擔心你嗎，尤滑子說你幾天沒露面了。」許大少揉了揉隱隱作痛的腦袋，嘟嘟囔囔道：「怎麼，現成的銀子不想賺了？」

「你離我遠點。」

「嘿嘿，何必這麼嫌棄？好歹我也算個故友吧，你這一撻挑子，可把上面的老財急壞了，都催著我來關心關心你，」許大少在屋裡晃了兩圈，嫌棄都寫到了臉上，

「你這屋子怎麼還是這個破落樣子，連個油燈也不點？」

「有話快說，還想被我扔出去一次？」林威的耐心已經不多了。

「別別別，大俠手下留情，我這不是來給你送銀子了嗎？」他從懷裡掏出一只信封，抖落開幾張銀票，都是四百兩的甲等票據，「一共兩千兩，買一頂人頭。」

林威沒有心動，他轉過身走到窗邊，聲音深沉，「你知道我不幹染血的買賣了。」

「這次不一樣，此人是個十足的惡棍，姦淫擄掠無惡不作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就是當初破了紅蓮身子的人。」

這話讓林威有一瞬間變了臉色，眼裡像是覆了一層冰，「這人你們找到了？紅蓮可知道？」

「她那爆脾氣哪能告訴她呢，否則貿然出擊豈不是壞事？這次任務有些難辦，這傢伙狡兔三窟，十分棘手，我們也只是得了三分消息，不敢打草驚蛇，所以想請你出山，若是真發現他的行蹤，就地拿下。」

林威還在猶豫，他手裡沾了太多鮮血，心早就厭倦了，如今只想過平淡日子。

可紅蓮，到底是不一樣的。

林威一言不發地站在窗前。

午後黃昏正是湯家小院最忙碌的時候，湯大勺擡起袖子劈柴，豆寶娘蹲在地上撿豆子，湯小滿在菜園子裡澆水，豆寶調皮地用腳去踩濕漉漉的泥土，惹得湯小滿訓斥了幾句。

「什麼聲音這麼吵？」許大少的腦袋擠了過來，好奇地往前一瞄，驚得連說話都結巴了，「這、這、這怎麼多了一戶人家，你、你居然還能忍受？」

這一發現可把他驚呆了，他記得這人總是有許多苛刻的怪癖，而住所安靜偏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，為此搬過的地方連十個指頭都數不清了。

林威嫌他煩，一掌蓋住他的臉往後一推，沉聲說道：「這買賣我接了，給我半個月時間，不過我的規矩沒變，不收銀票，換成金子。」

「得了，明日二百兩黃金奉上，在下就恭候先生佳音了。」許大少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笑容，恭恭敬敬鞠了一躬。

湯家搬到城裡來也近一個月了，日子總算漸漸走上了正軌。

平時除了湯大勺打鐵養家餬口，豆寶娘也會做些活計貼補家用，她那一雙巧手可算是派上了用場，城裡人不光嫁娶要請她過去梳頭，就是平日裡見個要客也得打扮得體體面面的。

豆寶娘收錢公道，手藝也好，近半個月就有五家請她去梳頭了。

四月初十，馮家小女兒出嫁，請豆寶娘去打扮新娘子，湯小滿還欠著馮燈明一個人情，自然是要跟過去打下手的。

這天的紅日頭微出，胡同口就響起了一陣鞭炮聲。

馮家大院剛拉開門，鑽進了一群小猴崽子，稀溜溜的小辮子一甩一甩的，嘴裡嚷嚷著要見新娘子。

湯小滿來到馮家小院，她穿一身桃紅小夾襖，衣袖領邊熨得平平整整，白暫的皮膚透著粉嫩光澤，明豔的陽光灑在她的面皮上，泛著盈潤光華。

馮燈明上來打招呼，她仰著小臉應了，還沒來得及說幾句話，就被豆寶娘叫了進去。

豆寶娘拿篋子沾了頭油，順著新娘子的青絲梳下來，湯小滿捧著妝奩盒子，遞頭花、擺珠釵，一絲不錯。

旁邊馮家嬸子瞧見她動作伶俐，很是喜歡，「老妹，妳家這姑娘養得好啊，言行舉止都有數兒，比我們家這個強多了。」

豆寶娘嘴裡叨著綁頭髮的繩子，聽見這話眯眼笑了，手上的動作也沒慢下來，「老姊姊是寒碜我呢，這丫頭打小就在田埂上野，哪能跟你們家嬌養的姑娘比，生來福氣享用不盡，這不連官老爺都中意。」

這次馮家姑娘出門子，上的就是官老爺的花轎，至於是什麼官，豆寶娘不清楚，只知是馮燈明的上峰。不過她還聽說了，馮姑娘是進門給人做小的，坊間裡都傳遍了，這些事她自然不能拿到檯面上來講，只揀那好聽的說。

兩人正閒話家常，外面匆匆走來一個婆子，面有急色，「紫布找不著了，不知被哪個眼皮子淺的摸去了。」

馮嬸子一聽這話急了，一雙吊梢眉立即豎了起來，「該死的、天殺的！今兒個是什麼日子也能出這樣的紕漏，我養著你們這些閒人是吃乾飯的？」

老婆子被罵得縮著頭不敢說話了。

紫布雖不名貴，卻是用來貼身綁在新娘子腰腿上的，寓意多子多福，民間還有種偏門的說法，有那進門幾年不孕的媳婦若能得一個新嫁娘的紫布就容易懷上。

馮嬸子現在恨得眼睛裡冒火，這不是誠心咒她閨女嗎？

豆寶娘在旁邊見了，眼一轉，趕忙安慰道：「這紫布還沒上過身，算不得招子的，不過是嫁妝裡的一件，趁現在再去扯一塊還來得及。」

「對對對，老妹說的話在理，」馮嬌子也是真急了，跺著腳對家裡的婆子吼道：「妳還愣著做什麼，快去辦呀！」

老婆子為難地搓了搓手道：「這裡離布市忒遠了，一來一回可不耽誤了吉時？」湯小滿也順著她娘的意思站出來道：「我知道一條近道，趕騾車不出半炷香就到了。」

馮嬌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一把握住了她的胳膊道：「讓我家大郎帶妳去，好孩子，妳若是把這事辦妥帖了，大娘一定好好酬謝妳。」

湯小滿客氣了兩句，當下也不耽擱，跟著馮燈明一起上了騾車，急速往城東布市趕去。

馮燈明駕車飛奔，快得近乎飛起，一路顛簸狂搖，驚得湯小滿緊握車架不敢鬆手。本是人煙稀少的小路上卻站著一個人，馮燈明趕緊一拉韁繩，大喊道：「前面的快讓，要撞上了！」

車速一時來不及收，眼看著下一瞬間就要撞上了，湯小滿大叫一聲閉上眼，意料中的慘禍並沒有發生，那人不知怎麼避開了。

「對不住了，兄弟！」馮燈明又一揚鞭子，卯足勁加速跑了。

湯小滿還沒來得及回頭看，車子就拐了一個彎，走上了大道。

來到布市，挑了最近一家店，扯了兩尺紫布，饒是這麼趕，湯小滿也把價錢談得妥妥的，還讓店家多送了幾寸添頭，連綁腰的紅綢子也一併買了。

回來的路上，眼看時間還早，車子也不那麼趕了，馮燈明坐在她的旁邊，樂呵呵地說道：「小滿妹妹，想不到妳小小年紀，考慮得倒挺周全。」

「這值當什麼，我隨我娘進的喜房多，自然知曉這裡頭的風俗。」

「那趕明兒妳自個兒出嫁，豈不是都不用爹娘操心了？」馮燈明開玩笑道。

湯小滿卻被這話說紅了臉，「馮大哥，你可不能再說這麼不著調的話！」

馮燈明輕笑一聲，眼角餘光瞟著湯小滿的臉，只見她粉嫩嫩的臉蛋像擦了胭脂，不禁心不在焉地駕著車，心癢癢的想多跟她說幾句話。

突然，前面不知打哪兒冒出來一人，嚇得他趕緊拉了韁繩。

林威立在路中央，雙手握成拳頭，剛剛只差一瞬間車子就要撞上來，而他也準備出手捶擊了。

馮燈明驚魂未定地拍著胸脯，剛要破口大罵，一見來人，臉上立即訕訕的，「林兄弟，你為啥擋住我們的去路？」

林威掃了他們兩人一眼，湯小滿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，「我一直在這裡，是你不看路。」

馮燈明還要再掰扯兩句，被湯小滿拉住了袖子，她別過臉聲如蚊蠅道：「馮大哥，咱快些走吧，吉時快到了。」她不敢看車下之人，只希望快點逃開。

馮燈明看天色確實不早了，便拉住湯小滿的胳膊，把她往自己身邊拽了拽，「小滿妹妹妳坐好了，我可要抽馬鞭了。」他對林威虛抱了抱拳，拉過韁繩便跑遠了。

林威望著車子遠去的方向，不自覺抿緊了唇。

兩人將將趕在新娘子出門前把布送到了，馮嬸子拉住湯小滿的手一疊聲兒的道謝，她倒也大方，硬塞了一串銅錢做酬謝，臨走前她還說要給豆寶娘多介紹幾個生意，聽得豆寶娘眉開眼笑。

多得了兩百文錢，湯小滿自然高興，這次也是豆寶娘腦子活絡，知道把紕漏補好了有謝錢才出了頭。這些事情她們早年間就遇到過，是以無須多言也知道該怎麼配合。

回去路上，豆寶娘說起那馮家姑娘的嫁妝，言語裡透露出羨慕，直說也要給自家女兒掙一份，一轉頭卻看見湯小滿耷拉著腦袋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。

「小滿，妳這是怎麼了，買完布回來就蔫頭耷腦的。」

湯小滿扯起嘴角笑了笑，只說自己累了。

她的思緒還停留在剛剛小路上的遭遇，林威看她的眼神越發捉摸不透。她原以為那件事過了，兩人便井水不犯河水，沒想到她還是在意的，總覺得在他面前低人一等了。

豆寶娘可不信她這一套說詞，自己的女兒她最清楚了，自小就是個要強的，這會兒估摸著是瞧見人家嫁妝豐厚，羨慕了，便從懷裡拿出一個小瓷盒子，哄她道：

「妳瞧瞧這個是什麼？」

湯小滿一抬眼，見到精緻的青花盒子，高興地挑了挑眉，「素面齋的潤手膏！娘，妳捨得買啦？」

「這叫什麼話，娘什麼時候委屈過妳？」豆寶娘點了點她的頭，嘖了一聲道：「這些日子妳天天刨地，手都糙了，姑娘家家的總得愛惜自己。」

回到家，豆寶娘拉過兩個小凳子，和湯小滿面對面坐著，摳出一小塊膏油替她細細擦了手。

湯小滿聞著香噴噴的桂花味兒，也要替她娘擦一回。

豆寶娘卻捨不得，只把自己手上剩下的抹一遍，便推著湯小滿往屋裡走，「去去去，剛擦完手別做活兒，帶妳弟弟玩去。」

湯小滿望著娘親忙碌辛勞的背影，嗓子眼火辣辣的。

她爹娘是這世上最好的人，半輩子都沒有丁點兒汗名，十里八鄉說起來都是翹大拇指的人物，可她前些日子做的那些事若是傳了出去，爹娘就再也別想抬起頭做人了。

湯小滿是個要強的性子，她雖是女兒家可也得爭氣，不能丟湯家的臉，更不能讓人去戳爹娘的脊梁骨。想到這兒，她暗暗下定決心，自己這道坎兒總要跨過去，她得給林威道個歉，更不能讓他把這事四處宣揚。